



攒出来的幸福

□ 白桂云

“这个碗橱怎么处理？”城中村改造，老房子拆迁，所有的旧家具都面临着去留的选择，家人提出了一个问题。

有些旧家具在我们的百般游说中，得到了一些亲戚的认可，我们送家具还管运输，总算给它们又寻得了人家，可是一个碗橱我却不想送人。

碗橱已经有了一些年纪，超过了半百，深红色的油漆还没有斑驳，摸上去依旧光滑。不过它被有些人看成是应该处理的东西也不过分，因为它的材质实在有些不值一提。

听说过的贵重家具有红木椅、樟木箱、桃木床之类。寻常百姓家虽然没有条件使用上得了台面的木材，但至少一件家具应该使用同一种材质。而我家的这个碗橱却是柳木、杨木、槐木和松木的一个集合体，在有些人眼里，它除了能够收纳杂物以外，没有其他任何价值。

这个碗橱的材质来自于点炉子生火的劈柴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柴禾大部分需要捡拾，这个工作是姥爷的专利，也是姥爷的责任。他每天行走几万步甚至更多，就是为了能够保证家里有做饭和取暖的柴禾。在姥爷捡拾的柴禾中，有路边的茅草，有被人抛弃的树根，用姥爷的话说，“都是没材少料”的东西。

有一天，在姥爷捡拾的柴禾中出现了一块面积较大且平整的木板，姥爷没有把这块木板和其他的柴禾混放在一起，而是拿进了我们居住的房间。姥姥问：“拿进来干什么？”姥爷说：“这块木板‘有点材料’。”我不知道姥爷所说的“有点材料”是什么意思，估计姥姥也不甚明了。不过，这块木板的确有点用途，因为垫高一点就可以当作板凳，不少邻居都曾经在上面落座。有一次，我还把盛着炖肉的碗放在上面，但是姥爷看到后，马上让姥姥拿走了。姥爷说碗上面有油，容易浸到木头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屋子里的木板又增加了几块。“又有板凳了。”这是我的感觉。

有一天，姥爷回家后说话的嗓门特别洪亮，还在栅栏之外就呼喊着姥姥给他开门。我也尾随着姥姥跑到门口，看见姥爷肩上扛着一捆白花花

的木板。木板是用绳子捆在一起的，有长有短，薄厚倒差不多。上面的木屑粘在姥爷的脖子和衣服上，姥爷也不理会。扛着木板进院之后，姥爷先找了几块砖头放在靠墙的地方，把木板戳在砖头上面，告诉姥姥：“找块油布，把板子蒙好了。”

吃饭的时候，姥爷介绍了木板的来历。一个厂子拆出来的包装箱，准备砸成劈柴。姥爷正好赶上，用自己捡拾的劈柴和人家做了交换。

姥爷是方圆几里拾柴禾的能手，我想姥爷捡拾的劈柴一定多于这些木板，姥爷吃亏了。

又过了不知多久，木板

的数量又多了一些。姥爷找来了有木匠手艺的隔壁二舅，给他看了看积攒的这些木板，“霸道”地跟二舅说：“你小子想法给叔做个碗架子，将就着这些材料。”

姥爷攒的木板长短不一，很让二舅为难。好在二舅是远近闻名的巧手工匠，他根据姥爷这些木板，设计出了一个既不流行、也不规范的样式，生生地把一堆不成气候的废旧木板做成了一个碗橱，就连两块半尺多长的木板，也用刀刻出了祥云的图案，装饰在碗橱的腿部。

碗橱有两层架子，安装了拉开式的橱门，还有三个抽屉。这样，我们的盘子、碗和一些零碎的东西都能隐藏其中，不受尘土的侵扰。关键是，这个碗橱可以进入家具的行列，有家具的人家，往往是被冠以“会过日子”称号的。

碗橱上漆那天，二舅叫姥爷先看看。姥爷手搭在光滑的橱面上，摸了又摸，扭头对姥姥说：“还有肉票吗？”姥姥说：“攒着一斤呢。”肉票是购买猪肉的凭证，没有肉票，光有钱当时是买不到猪肉的。姥爷说：“都拿来，犒劳犒劳二小子。”“二小子”这个称呼是姥爷此时对二舅上好的木匠手艺的赞许。二舅的脸上也绽放着笑容，就像装饰碗橱的那两朵祥云。

崭新的碗橱给老旧的房子增添了亮色，邻居都爱串门来了。每当有人称赞这件碗

橱的时候，姥姥都会夸奖二舅的手艺，当然也感叹，没有姥爷积攒的这些约等于劈柴的木板，也就不会有这件“奢侈”的家具。

姥爷攒出来的碗橱给我们带来的喜悦持续了很多年，成了姥爷现身说法的活生生的教材。“攒着吧”“攒着点”的教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后人和周围的人。

姥爷认识一对夫妻，都是农民。在生产队的年代，日子过得比较节俭。姥爷鼓励他们养猪。

猪圈建起来了，却没钱买猪秧子。看到他们发愁，姥爷踌躇片刻，跑了出去。他一晚

上串了几十户邻居的门，五毛钱、一块钱地凑齐了帮那对夫妻买小猪的钱。

姥爷在拾柴禾的过程中，也不忘采集野菜，连半个高粱穗子都捡回来，添加到猪食里。一只20多斤的小猪，经过300多天一把野菜、一捧米糠地催肥，终于成长为一头200多斤滚瓜溜圆的胖猪。

腊月二十三杀猪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买猪肉的人们就挤满了院子。夫妻俩穿着围裙、戴着套袖一边恭恭敬敬地伺候着杀猪的师傅，一边朗声答应着买肉者这个要猪头、那个要五花的要求。

直至点灯时分，夫妻俩才把一头猪的后事处理明白。他们端着一个盆子掀开了我家的门帘，用掩饰不住的、喜悦的腔调悄悄地对姥爷说：“叔，给你留了一块你最喜欢的。”

在我的旧物中，有一双紫红色加白点图案的尼龙袜子我始终敝帚自珍，那是我用自己积攒的钱买的第一件东西。

起因是我在新碗橱的抽屉缝里找到了一分钱，马上汇报给了姥姥。姥姥说：“你攒着吧。”为了鼓励我能够持续积攒，姥姥给我缝了一个小花布袋，告诉我：“有钱就放进去，攒到过年，你想买啥就买啥。”一枚硬币落入口袋的时候，是没有声音的，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好像听到了“咚”的一声轻响。

那个年代，二分钱就能够买一件东西，比如冰棍儿。一分钱似乎力量就小一些，所以就成了我覬觎的对象。每当姥姥出去买菜，我的目光往往会聚焦零钱中的一分硬币，不论剩余几个，都央求姥姥：“给我吧！”

尽管两个一分钱也同样能够购买一样

东西，但是我坚持不随便乱花一个，尤其是正餐以外的任何食品。渐渐地，再投硬币进入花布口袋，就会有“叮”的一声脆响。有时候我一枚一枚地往布袋里投入，有时候攒五六个一起投入，发现响声是不一样的。有时候，我还会为了数一数布袋里硬币的数量，把硬币一起倒出来，听“哗啦、哗啦”的声音，虽然不很壮观，但是，一次比一次诱人。

财富好像有与生俱来的私有性，为了不被人发现我的这些硬币，我把布袋放进碗橱抽屉的最深处，没事的时候常常隔着木板凝视着那里，仿佛有一朵幸福之花在含苞待放。

花布口袋慢慢地鼓起来，不禁让我想起那对夫妻饲养的胖猪，我开始祈盼春节。

孩提时代没有焦虑的烦恼，但是等待的时间总是那么漫长。我在姥爷姥姥的影响下，学会了耐住自己的性子，数“月份牌儿”上的数儿。

开始准备春节的新衣服了，姥姥把我积攒的硬币也纳入了她的计划范畴。她让我看看口袋里有多少钱，以便合理规划这笔钱

的款项。

“哗啦”一声倒出来，我数了数，219个一分硬币，和购买一双袜子的款项最为接近。姥姥没有食言，带我去了百货公司，站在摆着一列袜子的柜台前面，豪爽地对我说：“挑吧。”

和现在的理念不同，那时候轻化工的产品比纯天然产品要时尚很多。我在摆放着尼龙袜子的柜台前面停住了脚步，指着一双紫色带白点的袜子望着姥姥，询问她的态度。

我积攒的硬币，买棉线袜子有余，买尼龙袜子不足。但是为了表彰我小小年纪就有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决心，姥姥给我添加了两个一角的纸币，帮我买下了那双心仪的袜子。

积攒的概念从这个碗橱开始萌生，直至今天，已经成为我一种生命的本能。它带给我的幸福，早已超越了物品的本身，超越了物质，而成为一种精神。我还希望把它作为家风传承的教材呢，这样的传家宝怎么能够被随便地“处理”呢？想到这里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先妥善保管，等新家搬迁，让它和我一起“上楼”。

寻找花的记忆

□ 刘红娟

为了楼下盛开的那丛小花，我可是煞费

心思。

原来我管它叫“节节高”，一直以来都这么叫，当小区出现这种小花的影子时，我便注意上了它。它不是那种娇贵的花，能开出娇艳欲滴的花朵，也不是那种名贵

的花，从远方引进，让人叫不出名字，特显神秘，又显高档，却不易成活。

它有点像乡间田野中的野花，可以遍地生长，枝叶繁茂，花朵层叠，花色各异，默默地点缀着小区的美丽。有时，它被人遗落在垃圾堆旁一棵，也不会计较，照样开出鲜艳的花朵，着实让人感动。

那

天上班途中，看着西墙根密密麻麻的爬山虎如同绿色的幔帐，在夏日中疯狂地生长。绿色的幔帐中，不知什么时候钻出一朵黄色的小花，开得煞是鲜亮，它不像是被人刻意栽种在那里的，准是园丁们栽完后，混着杂草被遗弃在墙根，它便努力地伸展着自己的根须，扎进几乎密不透风的地表之下，在爬山虎的地盘中尽力挣扎，才站直了腰板，抖落了尘埃，开出如此亮丽的小花！

一丛丛花朵，五颜六色，争相开放，很美丽；一朵小花，独自开放在绿色的背景中，也很美丽。

每天，我都被这种美丽感染着，于是动了写写它的心思。记得它叫“节节高”，不会有错，因为对于它，我还有一段记忆。那时上小学四年级，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前设计花坛，栽种鲜花，学校还要组织评选“最美班级”。当时，老师动员大家从家里拿来花籽，栽种在用红砖砌成的花坛中。每天，班级安排值日生，为花坛中的花浇水，培土，各类小花也不负众望，争相开放。那时，我们下课后的头等大事，就是围着老师看自己班级的花朵，看着花坛中的大蜀季花、小蜀季花、野菊花、黄花儿、月季花等，喜上眉梢。这些花儿开得错落有致，缤纷多彩，我们就觉得，哪个班的都不如自己班的好。有时，我们还会偷偷从别的班移几棵好看的花，栽种到自己班花坛中，惹得他们找上门来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当时我们班主任是刚刚高中毕业的佟老师，下课就要和我们一起，还和男同学扇画片玩，可到了课上，就成了铁面包公，那个严肃劲儿可真有点吓人呢，我们是既爱他又怕他。一次课间，老师又领着我们看花时，好像不经意地说：“你们看节节高花好不好，漂亮不漂亮？”我们有点莫名其妙，比起大蜀季花，它个儿不高，花开得也不大，比起月季花，它也不娇嫩鲜艳。它不是很突出的花呀！老师笑笑说：“可你们看到没有，它的花是一节一个，一个比一个高，它虽普通，却是最能经历风雨的花。狂风暴雨袭来时，大棵的花容易刮倒，娇嫩的花朵容易破碎，这种花却很坚韧。花开的时间也长，你们每个人都写写这朵花吧，学学花的这种精神。”当时我们都笑着跑远了，谁也没有完成老师课下的作业，老师也没有追着我们要这篇作文。

直到今天，我又与这朵小花相遇，想起这位老师，想起他的教诲，才真正体会到老师的良苦用心。想动笔写它时，又有了成人的逻辑，上网查一下它的学名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它的踪迹，从百度上搜索“节节高花”，出现的却是一种盆养竹子及其栽种方法。我又想，它长得像一种非洲菊，就搜索了所有菊花的图片，也没有找到它。我问了和我同龄的朋友，她说她们那里叫“五瓣梅”，可我搜索了这种花，外形也相去甚远。为了查实它的名字，我煞费苦心，却怎么也找不到答案，难道它成了无名花？我不禁哑然失笑，我是那么熟悉它，却怎么又是如此陌生，就连它叫什么都不清楚了呢？难道我把它丢失了吗？可它又真真切切地在我身边呀？

蓦然明白，它叫什么又有多大关系呢？它的名字不会影响它的美丽、它的亲切呀！它是我童年的记忆，又回到我身边与我相伴，让美好的记忆时时浮现在眼前，还点缀着现在的生活，我就称它为“七色花”吧！每一朵花瓣，都能实现一个美好的愿望，也祝愿自己的生活心遂所愿，如花似锦。

古寨新风甜蜜行

□ 杨晓健

夏天，是一个被阳光和热情填满的季节。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，我随着遵化市作家协会的老师们，一同踏上了前往遵化市刘备寨乡科道屯的采风之旅，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美丽邂逅，拥有了一次与现代文明新农村的深情对话，与大自然来了一个亲密拥抱。

刘备寨乡位于遵化市西南与玉田交界处，是一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，也是一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土地。

一路上，博学的希国栋老师给我们介绍着刘备寨乡的历史，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“刘备寨”这个名字满满的厚重感。

相传在东汉末年，刘备寨一带战火纷纷，百姓们苦不堪言。此时在河北涿郡，刚刚完成桃园三结义的刘备、关羽、张飞听闻了消息，毅然决然地向涿郡太守刘焉请命出征，誓要守护这方百姓的安宁。涿郡太守刘焉被三人的正义、勇猛所感动，欣然应允了他们的请求。

就这样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兄弟率领500名乡勇来到这片被战争蹂躏的土地上，奋力平息了战火，为这一方百姓带来了安宁。当狼烟散去，阳光重新照耀在这片土地上，村民们感念刘备、关羽、张飞的功德，特地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修了座三义庙，百姓们也称之为刘备庙。后来，附近一座山被改为刘备顶，山下的村庄也改名为刘备寨。

如今，隔着近2000年的光阴，我站在这片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，听着那久远流传的美丽传说，感受着古代英雄们保家卫国的忠义之情，以及百姓们感恩图报的传统美德，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，感受到了那份跨越千年的自豪与荣耀。这份自豪，如同山

间清泉般纯净，又如蟠桃般甜蜜，让人久久回味。

穿越近2000年的时光隧道，我们从历史的烟云中走出，来到了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现代乡村。刘备寨乡，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，更在新时代的文明美丽新农村建设中焕发出新的光彩。

刘备寨乡之行的第一站，我们来到了居住在科道屯的乡村教师笑笑家中。虽正值夏日，但科道屯内经过硬化的街道干净整洁，丝毫没有记忆里雨季村庄的泥泞。村内房前屋后都绿树成荫，有的屋前还种着繁盛的合欢树，如伞盖般巨大的树冠上，合欢花层层叠叠地盛开。有风拂过，合欢树的叶子轻轻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仿佛在低语，诉说着山乡的巨变与乡村悠长的往事。

走进笑笑老师家中，仿佛踏入了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。小院的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生活的静好：门房一侧，是干净整洁的现代厨房，时下流行的厨用小家电一应俱全。院子里一架架长势繁茂的蔬菜，一盆盆盛放的花儿，有自给自足的恬然，亦有写满幸福的岁月静好。

屋内，书香与花香交织，诗情画意满室。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，从古典文学到现代诗歌散文，从现代农业技术到哲学沉思，每一本书都像是通往不同世界的小径，彰显着主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对知识的渴望。

室内与书籍一样多的是各种盆花：几十盆大大小小的盆花簇拥着一株高大的木瓜树。盆花含苞待放，或绚烂绽放，木瓜树上则结满木瓜，为小家增添了许多浪漫与诗意。

木瓜树干上、花盆上、室内墙壁上到处都是男主人的书画作品。那些作品笔力遒劲而不失灵动，字里行间流露着主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憧憬，也记录着岁月的流转与沉淀。“前两年，我丈夫跟着手机上的视频开始练习书法……”笑笑老师一脸骄傲地向我们介绍着丈夫学习书法的经历。

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小院里，每一株植物、每一件物品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，它们与笑笑老师一家人的幸福生活紧密相连，共同编织出一幅温馨、和谐、充满诗意的乡村生活画卷。在这里，时间仿佛凝固，让人沉醉于这份宁静与美好，不愿离去。

这里是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桃园结义后共同战斗过的地方，百姓们自然也会种植大量桃树来纪念他们。在笑笑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沿着蜿蜒的小路，来到了科道屯海燕蟠桃采摘园。

此时正值蟠桃成熟的季节，满园的蟠桃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，它们个个圆润饱满，散发着淡淡的果香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洒在果实上，映照出一片金黄。

微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低语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我轻轻摘下一个蟠桃，感受着它的重量。它皮薄肉厚，汁多味甜，仿佛吸收凝聚了这片土地的精华。轻轻一口咬下去，甜蜜的汁液瞬间溢满口腔，甜蜜芳香的味道仿佛直抵心灵，令我陶醉。

采摘的过程中，我不禁再次想起了刘备寨乡的历史。曾经，刘备在此剿灭黄巾军，为百姓带来安宁。如今，这片土地已经变成了肥沃的农田和丰收的果园。历史的沧桑和现实的甜蜜在这里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幅独特的画卷。

刘备寨乡的风，是历史的风，是现实的

风，也是未来的风。它吹过了刘备庙的古老砖瓦，吹过了蟠桃采摘园的丰收景象，也吹过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田。这风，带着历史的厚重感，带着现实的甜蜜感，也带着对未来的憧憬。

而刘备寨乡的果，不仅是蟠桃的果，更是这片土地的果，是历史的果，是幸福的果。它承载着这片土地的丰收和喜悦，也承载着历史的传承和变迁。每一个蟠桃都仿佛是一个小小的使者，向我们诉说着这片土地

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吹着刘备寨乡的风，品着刘备寨乡的果，我们完成了这次心灵的洗礼和对历史的探寻。刘备寨乡，一个将历史与现实完美融合的地方，让我们在品味甜蜜果实的同时，深刻体会到了时光的流转与岁月的变迁，也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宁静和满足。

我想，这就是刘备寨乡的魅力所在吧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名词，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、现实和未来的文化符号，值得我们去探寻、去品味、去珍惜。